

報人邵飄萍與徐凌霄

口徐鑄成

我於1927年冬進《大公報》，先在北京國聞通信社任記者，1929年才調到天津任教育新聞版編輯。不久，原來編輯副刊《小公園》的何心冷兄因病離職休養，胡政之請徐凌霄接任這工作。但徐凌霄不能來津任職，政之先生就派我兼任他的助手。這個兼職，很不輕鬆，要閱讀全部來稿，選出較為成熟的寄給凌霄，他每天寄回編好的稿子，又要我排版面，並校閱清樣。我們一直合作到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。



新記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



徐凌霄談清末民初掌故如數家珍

中，除書信來往外，我每次去北京，必去他的校場頭條寓所敘談，建立了超過同鄉、同族的師友感情。

邵飄萍(1886-1926)，是我國近代傑出的新聞記者(民初有黃遠生、劉少少，但他們近於舊式文人，思想比較保守，不及邵的銳進而文鋒恣肆)，曾在北大講新聞學。我沒有機會和他見面，在我入京進清華讀書時，他已於那年上半年被狗肉將軍張宗昌殺害了!

邵夫人主持京報

邵飄萍死後，《京報》由他的夫人湯修慧主持。1929年夏，她也到太原採訪，曾約我餐敘，希望我為《京報》拍發電訊。她見我有難色，莞爾說：「我知道你們《大公報》的記者不能兼職

又是我的疏房長輩。戊戌政變時，因曾推薦康、梁，並代康有為呈遞奏摺給光緒而被西太后那拉氏下旨「永遠監禁」的侍郎徐致靖，就是他的胞叔；而在湖南當學使，吸引梁啟超去辦時務學堂的徐仁鑄，則是他的堂兄。

徐凌霄筆名「彬彬」

我於1927年冬進《大公報》，因為是半工半讀(還在北京師大讀書)。先在北京國聞通信社任記者，1929年才調到天津任教育新聞版編輯。不久，原來編輯副刊《小公園》的何心冷兄因病離職休養，胡政之先生請凌霄接任這工作。但凌霄不能來津任職，政之先生就派我兼任他的助手。這個兼職，也很不輕鬆，要閱讀全部來稿，選出較為成熟的寄給凌霄，他每天寄回編好的稿子，又要我排版面，並校閱清樣。這樣，我們一直合作到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。在這大約兩年

張季鸞筆名「一葦」

事有湊巧，若干年後，這三位先生，都直接間接和我發生了關係。

一葦，後來我知道就是張季鸞的筆名，他長期擔任《新聞報》的駐京記者，直到1926年他任「新記」《大公報》的總編輯時，還兼任這個職務一個時期。我在《大公報》先後任職十八年，長期受他的指引和熏陶，關係之深，不必談了。

彬彬，是徐凌霄(1882-1961)的筆名。他是我的同鄉，

報壇雜憶

我十五歲考進了無錫的省立第三師範。從此，才有認真看報的機會，以及識別各種報紙的能力。閱報室裡，不僅有上海當時所有的大報——《申報》、《新聞報》、《時事新報》、《時報》和《民國日報》，還有當地出版的《錫報》和《新無錫報》。



近代著名記者邵飄萍

中國史上最大地震

口南山客

史海回眸

明朝嘉靖三十四年(1556年1月23日)夜間，在陝西渭南一帶和山西蒲州等地發生了強烈地震，死亡83萬多人。這次地震是中國歷史上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最大的一次地震。

明人朱國禎《湧幢小品》載：地震發生時，陝西、山西、河南等地同時發生地震。渭南、蒲州等地震時：「(震)聲如雷，雞犬鳴吠。」受地震影響，黃河、渭水因河道壅塞，河水上漲氾濫，華山、終南山「山鳴」。潼關、蒲板在地震時，地面搖擺「如波浪騰沸」。地震的破壞程度大抵以陝西省城為界，省城以西逐漸減輕，省城以東逐漸加大。

地震後，渭南城門陷入地中，華州城牆全部倒塌，潼關、蒲板兩地城牆全部陷入地中。至於民居、官舍更是成了一片廢墟。

此次地震死亡人數有姓名記載的83萬多，不知名的死者及未經奏報的死者更是不可勝計。大體上，潼關、蒲板的死亡人數約為當地人數的十分之七，同州、華州為十分之六，渭南為十分之五，臨潼為十分之四，陝西省城為十分之三。其他州縣因位置不同，死亡人數也不同。

地震時，有許多人全家同時遇難。如：居民米仲良全家85人同時遇難，居民陳朝元全家119人同時遇難。其他全家死亡人數達百人左右的尚有許多。

在死者當中有一些朝廷官員，其中有致仕南兵部尚書韓邦奇、南光祿卿馬理、南祭酒王維楨，其他還有郎中薛祖學、員外賀承光、主事王尚禮、進士白大用、御史楊九澤等。韓邦奇在地震時墜入火炕灶中，被燒成灰燼。薛祖學在地震時落入一丈多深的水穴被淹死。馬理被深深埋入土窟。

地震當夜，祭酒王維楨在母親房中聊天。二鼓時分，母親讓王維楨回房休息。王維楨回屋，還未到床，地震發生。王維楨急忙奔出，呼喚母親，此時母親已入睡。隨之，王維楨被倒塌的牆壁壓死。而王維楨母親的房屋雖然也發生倒塌，但她卻倖存活下。

地震後，渭南、同州地方一些鄉民乘亂劫掠，哄搶官倉，均被鎮壓，事件得以平息。

(摘自《知識窗》)



時光倒流

小洲古韻

還有「大躍進」火紅年代打造的公社小禮堂。而且，古樹婆娑，溪流蜿蜒，灰垣素瓦，民風淳樸。大都會而有令人嘖嘖稱奇的「桃園」，可真是個「異數」。

口懷舊堂主 圖、文

小洲村，據說是廣州最後的「小橋流水人家」。小鎮不僅有至今仍在使用的明代古井；百幾年前興築，冬暖夏涼之蟻殼屋。

軍工廠西遷見證

這是一個關於體制的故事，是一個關於全體中國人集體記憶的故事。

1958年，按毛澤東「三線建設」的戰略部署，當時代碼為「111」的瀋陽飛機發動機修理廠，奉命遷往成都組建代碼為「420」的保密軍工廠，於是三千多名工人舉家西遷。

軍工廠後來成為「成都發動機集團」，至2008年，曾經有三萬職工，十萬家屬的「成發集團」將土地轉讓給一家房地產公司。這座承載着三代工人，五十年歷史記憶的工廠，將在一年內拆毀。

拆遷前，賈樟柯深入拍攝「420」廠，採訪了100個工人。這些訪談記下了中國工人在社會轉型過程的經歷，是真實的資料和動人的故事。

作者：賈樟柯
出版社：香港商務印書館
出版日期：2009年7月
定價：港幣68元

新書簡介



白光與顏良的忘年戀

口友弟

明星韻事

編者按：白光(1921-1999年)，河北省人，1940至1950年代中國著名影星、歌星；原名史永芬，因電影院放映機的一道白光而得藝名「白光」。白光因演出《蕩婦心》、《一代妖姬》、《玫瑰花開》而走紅，被稱為中國「一代妖姬」。白光並以其磁性的低音歌喉風靡歌壇。白光在1950年代初退出歌壇，隱居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，1999年8月27日因結腸癌在吉隆坡病逝。

相識時，顏良29歲，白光已近50。年輕時就是男人性格

據顏良形容，白光天生皮膚細嫩白皙，當年遇見，頭髮仍是烏黑的一大把，稍作打扮更是艷光四射，連印度人看了都說這女人漂亮，像明星一樣。事實是白光正是假不了



有「一代妖姬」之稱的白光

屢經邀約，終於和顏良在吉隆坡Concorde的新故鄉酒樓見面。

顏良是已故30年代明星白光的丈夫。他說，當年他倆最愛到這裡用餐，白光雖生自河北，也到過日本留學，上海成名後，又遷居香港，晚年常居馬來西亞，這港式點心，飽含鄉情故味。

想像倆口悠閒地在嚼點噴茶，該是一副幸福情景。白光、顏良是忘年之交，1969年

的一代巨星，是那種美到老都不美的女人。

白光會對顏良說，以前當明星一定要美，不美當不得明星。白光美得特殊，說美還嫌小家，當年就數她一人聽得裡外通透，壞得氣派十足。據說，白光不當明星後，還保留着海派女人之精緻和港星的耀目，即使在馬來西亞，仍注重儀表打扮，出門一定化妝，有人讚美，她還是高興的。

顏良說，白光酷愛游泳，60歲仍能一口氣游兩個鐘頭，還喜歡冬泳，氣魄好得年輕人也比不上。

據顏良說，白光年輕時就是男人性格，好運動，在校很調皮，是排球高手，像個大姐，老愛跟老師鬥法。儘管父親重男輕女，她還是排除了萬難，自己爭取獎學金去求學，選一個人到日本學聲樂。家中姐妹五人，數她最獨立自主，比男兒更膽大包天去闖。

夫妻生活平淡如水

大家以為顏良是白光的傾慕者，是偶像追星族，事實是他當年不但不是白光的歌迷，音樂上毫無天分，是那種有歌就聽，也沒看過白光電影的人。40年前白光到馬來西亞登台宣傳重映《一代妖姬》，顏良是主辦人的兄弟，奉命陪同上檯城，終於和白光一見鍾情。

顏良回憶，那是天掉下來的緣分，他如遇到知己，和白光完全沒有年齡的代溝和障礙。平凡人和明星談戀愛，當然叫人側目，也理不了別人怎麼說，他倆坦蕩的牽起手，一牽就牽了30年。

問起夫妻生活，竟平淡如水，毫無白光歌聲給人的魅力，或電影角色的悱惻香艷

兩人相處，就是一起吃飯，到處旅遊，說那談不完的事和生活瑣事，悠閒度日。

問顏良，白光喜歡他什麼？他說白光大概覺得自己老老實實的沒什花樣，也可以溝通，舒舒服服的很好了。在對的時候遇上對的人，緣分也許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那他倆之間有愛情嗎？

白光會說，周璇為愛情永遠活像17歲，想必她是情場高手，犀利透剔。但顏良認為，她更是愛情的追求者。只是，美麗愛情的背後太殘酷了，好幾次所託非人的白光，遇上的盡對她又欺又騙。

「白光喜歡一個人不夠聰明啊。她如果遇到另一個對她好一點的，就不會和我在一起。」顏良不無感慨和憐惜。他最好的愛情承諾，就是給她最踏實的幸福。

晚年潛心修佛

1993年白光在馬來西亞定居，之前常來回香港、馬國兩地，也常到日本去，探友人，陪着打麻將。她愛香港國際城市的四季天氣，但她還是覺得在馬來西亞住比較好。她也喜歡馬國的天氣。

她會下手煮羹湯，做日本菜，學煮港式咖啡，加放蘋果、雞肉。她本有個侍身邊多年的女傭，還馬國後未跟來，以後家務就自己做。平日飲食清淡，最愛和顏良上新故鄉吃點心。

白光晚年在家供奉觀世音菩薩，潛心修佛。30年的白光顏良加起來，就成了安、定、幸、福。

顏良說，人生猶如八尺難求一丈，無需強求一丈，財也好，人也好，讓它們自己來去。「淡泊隨緣」四字真言，對身經百戰的白光來說是精細細味。

(摘自《聯合早報》)